

新闻史视角下的小报新闻

王殿英

摘要

小报新闻通常被认为是坏新闻的同义词,其对煽情和丑闻的热衷、对低级趣味的迎合一直以来备受诟病,甚至一度被认为是对民主和政治参与的威胁。让批评者没有想到的是伴随了整个新闻史的小报新闻,在历史的长河中不仅没有消失,反而在新时期得到了新的发展。追溯小报的发展轨迹,我们会发现小报并非如部分批评者所言,构成了对民主的威胁,降低了公众对政治的兴趣,恰恰相反小报新闻在开辟新的受众、新的议题、新的报道方式和新的话语内容等方面发挥了大报无法企及的作用。

关键词

小报、小报新闻、开拓

作者简介

王殿英,上海大学影视学院博士研究生,烟台大学人文学院新闻系讲师(山东烟台,264005)。电邮:dianyingwang15@yahoo.com.cn。

A Historical Perspective of Tabloid Journalism

WANG Dianying

Abstract

Tabloid journalism is generally considered to be the synonym of bad news. It widely received blames because of its zeal for sensational news and scandals. It was even regarded as the barrier to democracy and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However, the tabloid news unexpectedly survived in the long history and got new development in new period. Dates back to its development, this paper finds out that the tabloid news didn't imperil the democracy and lower the public's interests on political affairs, instead, the tabloid news plays important role on attracting new audience, setting new agendas and expanding new discourse for the public.

Keywords

tabloid, tabloid journalism, explore

Author

Wang Dianying is doctoral student at the School of Film & TV Arts and Technology, Shanghai University, and assistant professor at the School of Humanities, Yantai University. Email: dianyingwang15@yahoo.com.cn.

小报是哈姆斯沃思于1901年1月1日首创的概念 (Paul, 1971: 108)。对于哈姆斯沃思来说, 小报不是指其形状而是其用语的经济性——使用小词短句。哈姆斯沃斯希望他的新报纸, 每日邮报 (创刊于1896年) 能像浓缩、有效的小药片一样, 虽然只有传统大报一半的大小, 却能随手可得, 包含所有的新闻内容。小开张的报纸容易携带, 便于在公交、电车和其他公共交通工具上阅读, 适应了新的阅读公众。当然小报形式只是北岩用来扩大受众的策略之一, 此外他还通过内容、版面设计、价格、发行和市场等来扩大每日邮报的大众市场需求。北岩认为“每日邮报就是每日的时间节约器, 是20世纪快节奏的新闻形式” (Tulloch, 2000: 131)。

众所周知, 小报新闻自产生之初就问题不断, 它对低级趣味的迎合、对简单隐私的强调、对煽情和丑闻的热衷一度成为批评者关注的焦点。更有甚者认为, 小报新闻会威胁民主、使犬儒主义大行其道、降低公众对政治的兴趣、使公众在关注表面政治丑闻的同时忽视真正的政治问题。这样的观点在当前有关媒介标准的讨论中相当普遍, 事实上不只是小报新闻被如此批评, 小报化这个词有时也会用来描述所有的新闻甚至是所有媒体的发展趋势, 即越来越像小报新闻 (Bob, 1997)。鉴于此, 小报新闻已不再局限于它最初的原意。小报化在各国的表现也不尽相同, 从发行渠道到发行周期, 从内容到与其他媒体的关系等等都存在着很大的差异。美国的小报被认为是质报的另类, 是对质报的污染, 其发行渠道和发行周期都与质报不同, 也鲜有支持者。但在欧洲情况则有很大的不同, 像英、法、德三国主要的三份小报在发行周期和发行渠道上都与质报相同, 小报记者是小报价值和优点的坚定支持者。美国小报遭受控诉的同时, 小报和小报式新闻却在很多其他国家获得了更多更坚定的支持。

近期有关小报新闻的研究开始关注此前的评价标准, 在提出小报化这一概念的同时也强调, 为什么媒介市场和新闻都在变化, 而评判新闻的价值观念看起来却没有多大的改变。世俗的新闻批评如果继续依据简单的二元对立论, 即煽情、轰动、低俗是坏的, 而理性、冷静、高雅是好的, 那么对小报新闻的评判将不会有任何改观。然而无可否认的是, 煽情、轰动和低俗并非必然地有悖于服务公众。

本文认为, 小报新闻贯穿了整个新闻史, 多数情况下, 那些被定义为坏的因素或方面在服务公众时却起到了很好的作用, 甚至比受人尊敬的大报做得更好, 或者至少和大报一样好。小报新闻通过不同方式使自己在选题、形式和受众等方面独辟蹊径, 成为主流媒体的有机补充和公众的替代性选择。本文试图从历史的视角追寻小报新闻的发展, 以重新评估和修正当前广泛应用于新闻研究领域的评价标准。

小报报刊不仅是一种具体的报纸形式, 而且是新闻选择和呈现的一定形式。产生伊始, 小报新闻就因其煽情、轰动、复杂问题过度简单化、对最低层公众的迎合和有时彻头彻尾的谎言而备受批评, 但是小报新闻也以新的、容易理解的方式, 通过向公众报道以前经常被忽视的问题来吸引新的公众。对小报新闻的多数批评来自于媒介产业的掌权者和工业化前、大众社会前的文化和政治代表, 小报新闻之所以备受指责, 部分原因是由于没有符合这部分精英群体更高雅的情趣。追溯小报的发展轨迹, 我们会发现小报并非如部分批评者所言, 构成了对民主的威胁, 使犬儒主义大行其道, 降低了公众对政治的兴趣, 恰恰相反小报新闻在开辟新的受众、新的议题、新的报道方式和新的话语内容等方面发挥了大

报无法企及的作用。

一、小报新闻对受众领域的开拓

从小报的先驱便士报开始,到后来的新新闻和黄色新闻,小报新闻自始至终都在致力于开拓主流媒体之外的新受众。

(一) 1830年旨在瞄准非精英公众的便士报诞生,当然尚未使用“小报”一词,但是便士报显然是小报的先驱,特别是它发挥了另类新闻的功能,因煽情、轰动而备受指责。随着这些报纸的定向发行,报纸出版的原因和报纸内容也发生了变化。较之以前的多数报纸,便士报更像是一次经济冒险而不是政治宣传,因为便士报出售产品给读者,并将读者出售给广告商。这种新形式的新闻关注人们的日常生活,开创了人情趣味报道的先河。当然这种新闻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都被认为不如硬新闻重要,也不如硬新闻有价值。

(二) 1833年本杰明·戴创办了《太阳报》,声明是为普通人办的报纸,目标受众是新的识字公众。此外,戴重新定义了新闻概念,人情趣味故事、犯罪丑闻、上流社会的不道德行为等成为太阳报的标志性新闻。

1833年被认为是美国报业史上的关键时刻,9月3号,纽约客见证了一份新日报的诞生:《纽约太阳报》。它的创办者,本杰明·戴为“普通人”办了一份报纸,而当时的报纸一般面向富裕、有教养的读者。在纽约太阳报之前,最大的日报都是通过订阅来发行,从小贩手中购买需要花6便士。太阳报当街销售每份1便士,它的顾客是处于上升期的美国工人阶级。戴的主要贡献是对新闻概念的重新定义,在早期的报纸中,新闻是指政治事件的报道和评论,和船期这样的商业信息,受众是富裕阶层,而不是工人阶级。太阳报首先开例报道人情趣味故事,犯罪丑闻、上流社会的不道德行为、各种滑稽可笑的故事成了太阳报的标志。它还报道由英国记者乔治·韦斯纳(George Wisner)撰写的犯罪新闻和警务新闻。总之,它的目标受众是新的识字公众,这一点和仅仅是10年前的报纸受众大不相同。

毫无疑问,戴对报业领域的进军受到了当时评论家们的批评,他们指责太阳报的粗俗、廉价和煽情降低了新闻的标准。太阳报在商业上的成功使得这种指责更加激烈,然而,从现代的新闻概念来看,一些批评并不合宜。

(三) 1835年詹姆斯·戈登·贝内特创办《纽约先驱报》,继续将“普通人”作为自己的受众,发展了犯罪新闻,以更大胆的方式报道新闻来吸引公众,如“号外”(特别版)。贝内特开辟了读者来信专栏,使读者能够在报纸上评论,还开辟了金融版和体育新闻报道。当然,先驱报也招来了激烈的批评。抵制先驱报的运动开始后,贝内特甚至因为任期内对宗教新闻的亵渎而遭到指控。毋庸置疑,先驱报以煽情和轰动来吸引读者,但很明显那时对它的批评更多是因为其商业上的巨大成功所招致的。传统的纽约报、问询报、纽约信报等之所以发起反对先驱报的运动,是因为他们害怕失去自己商业大报的地位。

(四) 1841年,格里利创办《论坛报》,在借鉴戴和贝内特的理念的同时,他也融入了自己的一些新理念,并发起了一场不屈不挠的运动。“格里利很明显是想避开早期便士报声名狼藉的煽情,但是他依然将‘普通人’作为自己的受众。”(rnebring & J nsson, 2004: 288)

(五) 19世纪80到90年代,精英阶层对新新闻的接受依然没有任何改观。1883年普利策买下了《纽约世界报》与格里利展开竞争,选取流行事件反映民意并形成舆论(如城市贫民区问

题),但1895年《纽约世界报》与《新闻报》的黄色新闻大战使便士报备受批评。1880年记者威廉·托马斯·史泰德作为助理编辑加入了便士报佩尔美尔街日报。在伦敦报界,该报走在所谓的新新闻的最前列。这种新新闻瞄准新的受众,特征是手法温和、新闻(尤其是犯罪新闻)故事化,其实,就是那个时代的小报新闻。

时至今日小报新闻依然在不断开拓主流媒体覆盖领域之外的受众,无论是地铁报还是其它典型或非典型的小报无不把主流媒体之外的受众当作自己开辟的新领域,正是小报新闻的不懈努力,使得媒体受众的版图不断扩大。

二、小报新闻对报道议题的开拓

便士报在产生之初因为瞄准的是不同的受众,因此内容也不同于以前的报纸。正如舒德森所言,早期报纸的内容以广告和船运消息为主,在商界人士眼中,它们形同商业广告,同时还包括报纸的社论,主要是政治内容(舒德森,2009:10-11)。便士报不仅在经济构成(广告)和政治立场(不涉政党)上首创先例,在内容上更是另辟蹊径,便士报的原创性可以一语概之,即它发明了现代的“新闻”概念。美国报纸第一次开始习惯于刊登政治新闻,不仅是国际政治新闻,还有国内政治新闻;不仅是全国性新闻,还有地方性新闻。美国报纸也首度报道法庭、警察局、街头及家庭新闻。总之便士报发展的年代成为美国新闻业革命的标志,这场革命使“新闻”战胜了社论,“事实”战胜了观点。新闻成为便士报竞争的重点,“时至今日我们已彻底认同‘新闻’就代表了报纸本身这一观点,所以难以想象便士报当时引发了多么戏剧性的变革”(舒德森,2009:19)。便士报聚焦报道接近读者的、日常生活中的新闻,不仅让“人情趣味新闻”成为每日新闻的重要部分,更使其成为最有特色的部分,对于以往新闻界认为微不足道的日常事件,便士报却能从中发现新闻。

便士报首创了对待世间万物的民主态度,“任何事件,不管看来多么微不足道,都可能适合报纸刊载”(迈舒德森,2009:22)。太阳报首先例报道犯罪新闻,特别关注警界新闻。便士报首度让家庭口角和丑闻成为新闻,当时的报纸刊登讣告和结婚启事是常事,但刊登出生启事还未曾有过,《匹兹堡每日快报》首先例刊登出生启事。

便士报首次定期雇用记者报道当地新闻,固定派出记者采访警察局、法院、商业区、教堂、社交圈和体育界。

对报道议题的开拓作出重大贡献的当属英国的威廉·托马斯·史泰德。他发起并参与了针对少女卖淫年龄的运动,而且成为批评青少年卖淫活动的批评家。他制定了一项计划来吸引公众对此问题的关注,并且不惜以身试法。他利用其极端煽情的标题和耸人听闻的叙述,激起公众对当时法律规定的的不满。当然史泰德的宣传运动也引起了更加热烈的公共讨论影响了舆论。事件的高潮是海德公园的游行和刑法修正案的通过,将少年同意卖淫的年龄提高到了16岁。报道所引起的轰动不可小觑,他引入此前从未广泛讨论过的话题,使用极具争议性的报道方式,还产生了实实在在的政治影响(新的立法),这是极具进步意义的。《佩尔美尔报》推动了公共话题的热烈讨论和舆论的形成,或许我们应该感谢煽情者的决心,使用煽情和轰动的报道来吸引公众发酵民意。

小报新闻对私人领域议题的拓展虽然也饱受批评,但正是通过对以前被认为是私人领域的话题的报道,使得社会和权力当局不得不重新定义公众关注的话题,像性别歧视、性骚扰、家

庭暴力、妇女权益等话题纷纷进入公众视野并引起重视,这不得不归功于小报新闻对另类议题的不懈努力。

小报对此类议题的报道之所以吸引众多的读者,是因为读者通过阅读不仅可以愉悦自己,宣泄对社会的不满,还可以增强读者的交际能力使其获得社区认同。

三、小报新闻对报道方式的开拓

在《新闻的力量》一书中,迈克尔·舒德森(Schudson,1995)论述了新闻采访的历史,介绍了采访如何从一种小报新闻的现象发展为当代主流媒体的新形式。采访作为一种新闻实践形式直到19世纪60年代才出现,“采访”这个词早已存在,但一般是指两人之间任何形式的见面或交谈。我们今天使用“采访”这个词,一般是指记者对当事人提问以获得信息或确认信息这样的新闻实践。“采访”这个词不仅仅可以指采访行为,而且还可以指采访的文本结果(rnebring & J nsson, 2004: 291)。便士报不仅开辟了新的报道议题,在报道方式上也不拘一格。19世纪30年代到50年代曾经出现过“恶作剧新闻”(hoaxes),将纯粹的虚构事件当新闻来报,不过这种尝试代表了一种文学上的创新。“制造新闻(making news),即故意制造事件,然后正经地当作新闻来报道这种做法,在当时还不存在。直到60年代,才有人尝试采访公众人物——最常见、最朴实的制造新闻的形式。”(舒德森,2009:57)

历史学家对现代意义上的首次新闻采访有着不同的看法,有人认为是1836年贝内特对海伦·朱伊特谋杀案的报道,有人认为是1859年格里利对摩门教领袖布里格姆·杨的一次谈话(Schudson, 1995:73)。具体时间在此无关紧要,但是采访作为一种新闻形式出现以后,所引起的争议和后来的发展却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

19世纪末期的新闻采访实践被认为是美国人的发明,没有被欧洲的敏感人士察觉。采访这一形式也遭到了强烈的批评,认为那是谄媚、刺探、轻率无礼的行为,丢了新闻界的脸,甚至会毁掉整个新闻业(Schudson, 1995:79)。当时的欧洲,采访是另类新闻的方式,一个负责的记者是不会采用的,但采访作为新闻形式在欧洲并非是被全盘否定的。

采访这种形式一经产生,便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在产生之初,常常被用来制造轰动性效果,像《纽约世界报》的记者在1871年对罗马教皇的采访、1906年芝加哥日报记者对瑞典国王奥斯卡二世的采访,都成为轰动性的独家新闻。虽然采访在今天已经成为常规,但是当时的批评家认为采访是对个人隐私的侵犯。在那个年代,要求政治家和掌权者回答记者的提问是非常无礼、甚至是粗鲁的行为。可见,“采访(起码在早期,美国形式)和小报新闻应该是同出一宗,采访在其产生之初就是一种小报新闻——粗俗、煽情和某种意义上的民粹主义。”(rnebring & J nsson, 2004:292)

由此看来,构成好新闻和坏新闻的价值标准和理想随着时间在改变,今天我们无法想象没有采访的新闻会是什么样子。采访的重要性似乎不证自明,通过采访就某方面的问题获取政治家和掌权者的答复,已经成为业界的常规。难以想象,采访曾一度是新闻实践的非主流,而且被认为是低级趣味的最烂新闻。

采访创造了一种新的对话方式,这种方式使批评成为可能,开辟了一类与当局关系不太密切的新闻,从创造新形式来讲,这无疑是小报新闻对新闻领域的又一贡献。

四、小报新闻对话语内容的开拓

小报新闻的话语内容在其产生之初,就因其煽情而备受指责,“这并非指便士报以煽情的手法处理新闻,当时没有煽情的照片,也没有大字标题,而是指便士报只要是新闻(我们今天的概念)就登”(舒德森,2009:17)。譬如,便士报通常会逐字逐句地在头版以大半版或整版刊登一则对谋杀审判的报道。其实当时便士报典型的新闻报道就是把原文贴上,总统讲话、谋杀案审判、财政报告等等都原封不动地往报纸上搬。及至后来,新闻逐渐成为报纸的核心,便士报不再坐等报道常态的消息,而是去寻找新闻,并利用煽情的手法叙述新闻。20世纪70年代,当电视台发现可以廉价制作并产生大量受众时,煽情娱乐导向的新闻编排开始出现。媒介分析家艾德文·戴蒙(Diamond,1980:97)曾指出:“如果我们对20世纪80年代美国的电视形态作出预测,我估计‘娱乐’和‘新闻’的界限将越来越模糊。在最近的黄金时段节目中,我们已经看到了‘作为娱乐的新闻’和‘作为新闻的娱乐’的发展。”“的确如此,在过去的几十年里,平面媒体和广播电视新闻业的‘软新闻’趋势正在增强。”(舒德森,2010:112)小报新闻的口语化风格并不意味着小报不能像质报那样讨论同样的社会问题。“小报独具特色的语言风格意味着它可以建立一种通俗、亲切、友善的假象,当然这与其所模仿的平等个体之间的交流相去甚远,但是在这种假象中他们却能真正地促成意识形态的一致,来掩饰社会权力的差异。”(Fowler,1991:46-65)

小报新闻内容对名人和隐私的关注并不意味着它们不关注社会结构问题。正如奥康纳(Connell,1992)在谈到英国小报时所言“与通常对小报媒体的批评意见恰恰相反,小报媒体和严肃的记者、此领域的社会学家一样,整版都是社会差异以及由此产生的紧张关系。对名人和特权阶层的关注,是小报用来呈现差异和紧张关系的一种方式,目的是使其风格清晰明确而不是冷淡抽象。”

柯林·斯巴克斯(Sparks,2000:24)认为小报新闻在某种程度上提供了一种更宽泛的、反精英的、平民主义的话语,这种话语较之大报更直接地关注受众的议题。人情趣味的话语报道和煽情的叙述方式尤其能够在受众中产生共鸣。小报新闻使用了煽情的叙述、低俗的描写和公然的情感诉求,但无疑也在坚守着底线。他们设法引起公众对社会问题的关注,而且发起针对这些问题的怨恶运动。今天,随着政治参与的降低和政治冷漠的提高,或许小报式的情感诉求正是我们所需要的。因为政治参与不仅建立在对信息的理性处理上,也建立在情感、信念甚至有时是愤慨的基础上,而这正是小报话语内容所能够提供的(rnebring & J nsson,2004:294)。

五、结语

小报新闻有能力扩大公众,使以前大报不关注的群体能够接触新闻;有能力通过重新界定以前不可能讨论的议题来影响社会变革;有能力生成新的新闻报道形式,这种方式较少考虑权威但更好地贴近了受众(例如采访);有能力发展新的话语内容。实际上,经常使小报遭受批评的煽情,通过讲述感受来引起共鸣,促进了理性思考,激励了政治参与。

小报新闻以其超常规的方式和颠覆性的内容,映照了其他社会组织的失败,其中不乏许多知名的新闻组织和传统的政治组织,他们没能就很多公众关注的重大事件给与充分的报道。由

于这些组织话语的局限,在为政治决策提供公共领域方面,小报新闻正好可以弥补质报不予关注的议题。我们把采访视为一种新的新闻形式,对小报新闻与众不同的耸人听闻和煽情方式也一视同仁,将其视为一种新的新闻方式。小报新闻自我标榜的体裁,正如采访一样,因为粗俗不雅而饱受批评,但是它同时也为质报没有覆盖的受众提供了新的机会,使他们能够公开讲话,并获得关注或文化认可。小报形式或许可以为主流媒体之外的群体表达或获得认可提供机会 (Örnebring & Jönsson, 2004: 294)。

报纸如同现代城市,并不是一个彻底理性化的产品。报纸发展到今天,并不是有谁去刻意安排好的。历史上无数个人和群体都试图控制它,使其成为自己希望的样子,但报纸仍然以无法预知的方式成长、演变着 (Park, 1923: 273-289)。人们对报刊媒介总是抱有太多的期待,期待它主持正义、维系公平,过高的期望必将带来失望,于是人们总是抱怨新闻过于煽情、报纸太过商业化,这一切都源于没有对报刊采取客观性的分析:人们认为报纸是精英阶层和统治阶级有意为之的产物。我们不妨借鉴帕克 (Park & Hughes, 1955: 104) 对报刊媒介的理解:“它不是少数人有意为之的产物,而是多数个体一起参与历史进程的不可预见的自然结果。”因此帕克 (Park & Hughes, 1955: 104) 认为把报刊神圣化或激烈批判都是无益的,它的当下和未来就在我们每个人手中:“更好的教育、对政治信息更充分的了解,以及对生活更深入的思考,这些才可能让报刊变得更好。”

(责任编辑:毛湛文)

引用文献 [Works Cited]

- 迈克尔·舒德森 (2009). 《发掘新闻—美国报业的社会史》(陈昌凤,常江译).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 [Shudson, M. (2009). *Discovering the news: a social history of American newspapers*. Beijing: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 迈克尔·舒德森 (2010). 《新闻社会学》(徐桂权译). 北京:华夏出版社.
- [Schudson, M. (2010). *The sociology of news*. Beijing: Huaxia Publishing House.]
- Bob, F. (1997). *Newszak & news media*. London: Arnold.
- Connell, I. (1992). Personalities in the popular media. In P. Dahgren & C. Sparks (eds.), *Journalism and popular culture*. London: Sage.
- Diamond, E. (1980). *Good news, bad news*. Massachusetts Cambridge: Mit Press.
- Fowler, R. (1991). *Language in the news: discourse and ideology in the press*. London: Routledge.
- Örnebring, H. & Jönsson, A. M. (2004). Tabloid journalism and the public sphere: a historical perspective on tabloid journalism. *Journalism Studies*, 5 (3), 283-295.
- Park, R. E. (1923). The natural history of the newspaper.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29 (3), 273-289.
- Park, R. E. & Hughes, E. C. (eds.) (1955). *Society*. Glencoe, IL: The Free Press.
- Paul, F. (1971). *The house of Northcliffe*. London: Weidenfeld and Nicholson.
- Schudson, M. (1995). *The power of news*.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Sparks, C. (2000). The panic over tabloid news. In C. Sparks & J. Tulloch (eds.), *Tabloid tales: global debates over media standards*. MD: Rowman & Littlefield.
- Tulloch, J. (2000). The eternal recurrence of new journalism. In C. Sparks & J. Tulloch (eds.), *Tabloid tales: global debates over media standards*. MD: Rowman & Littlefield.